



# 康巴周末

## 康巴文学

2021年8月20日 星期五  
责任编辑:杨燕 组版:陈雪峰

### 露天吃饭

◎夏俊山

小时候的夏天,乡下没通电,窝在家里吃饭,热得像在蒸笼里。在露天吃饭,几乎成了乡亲们不约而同的选择。

我家跟左右邻居一样,沿河而居,屋旁栽几棵树,牵几根草绳,长几塘丝瓜。门前有一块土场,有的人家,让丝瓜在屋顶蔓延,也有的人家在土场上搭一简易瓜架。露天吃饭,中午就在瓜架下,风沿着河道吹过来,头顶上是浓密的瓜叶,金色的花朵,飞舞的蜜蜂,自然的气息和着饭香,别有一番情趣。傍晚,露天吃饭的更多了。这一天,只要不下雨,门前土场上,不论有没有瓜棚,大家都会摆上桌椅,做好吃饭的准备。

为了节约柴草,精明的乡亲们,有的早早地把粥打在头盆(陶盆的一种,常用的还有二盆)里,头盆有半截浸在脸盆的冷水中,这样,粥降温后,能得到半脸盆热水洗脸、洗脚。至于桌上的菜,几乎千篇一律:多半是一碗散发臭气的咸菜,高级一些的,是拌黄瓜。开始盛粥了,一人一碗,放在桌子上,已经没了热气,不过,别急着捧碗。还有没有事情得照料一下:鸡进窝了吗?是五只还是六只,这个不能含糊,如果被黄鼠狼叼走一只就糟了。鸭,也要查看一下,误入人家鸭棚的得找回。还有蚊子,必须点燃蚊香,把蚊子熏跑……晚饭终于开始了。但蚊子并没有跑光,有的会瞅住机会,狠咬你一口,让你不得不停下碗筷,或打或挠。

蚊子爱热闹,邻居们吃饭也喜欢凑个热闹。西家的婶子,东家的二小,端着粥碗,粥上摆一筷子咸菜,不紧不慢,到我这儿串门。婶子一到就坐下了,并开始议论我家的桌子:“桌面木板必须是单数,这张桌子是把稍旧的木板破成两块,才显得这么破碎。”二小捧碗站着,母亲招呼他坐下——饭桌上除了几只粥碗,那碗碗生咸菜,能占多大的地方?多坐一个人,并不影响我们。二小坐下了,伸手拍着蚊子,夸着桌上的生咸菜:“这咸菜腌得好,颜色黄黄的,也看不到蛆子爬。”有人夸,母亲很高兴:“腌得好,你就尝尝。”二小也不谦让,伸出筷子,就夹起了咸菜……露天吃饭,彼此串门很方便。

我有时感到寂寞,也捧碗串门。那年头,没有电视,没有手机,大家聊得最多的常常是土地肥瘦、粮食产量,还有种子、天气、什么“棉花农药喷多了”“稻田又要打水了”之类,也常常被人提起。偶尔也听人聊过生活和政治。邻居贵爹就聊过吃馍:“粥馊了别给猪吃,烧熟,用切碎的韭菜一搅和,再烧两个草把,那味道,酸中带香,好吃得很!”他聊世界形势:“如今就数中国强大。美国飞机敢来吗?咱们只要民兵一放枪,鬼子的飞机不摔下来,飞行员也会尿裤裆!”说着说着,大家都自豪地笑起来,胃口似乎也越来越好,吃嘛嘛香。

露天吃饭,借的是自然光,吹的是自然风,不用点油灯,更不用耗电。久而久之,大家都习惯了在露天吃,特别是晚上,吃饭同时乘凉,乘凉也在吃饭。碗筷声,说话声,狗吠声,远处的蛙声,近处鸡鸣、鸭棚偶尔发出的古怪的声音,使萤火虫仿佛受到感染,亮着小灯飞来飞去,而天幕上,星星们也像活了一样开始闪烁……

多年后的一个夏日,一家人在酒店用餐,对着手机里的自拍,我竟然想起露天吃饭的童年。岁月,改变的是人的容颜啊!



爱。尼玛罗吾 摄

## 桑多河畔

◎扎西才让

### 仓库

呵呵,这羊人,就是像我这样的桑多人。那好吧,下面就说说我这个羊人的事吧。去年此时,我无法摆脱困扰自己多年的东西,比如一段感情,一桩难以启齿的秘密往事。这让我觉得岁月不是金子,也不是银子,而是一个巨大的仓库,那里可以取出我经年累月的东西。我头顶的鹰,山梁上的白马,和身边的亲人,都是从那个仓库里取出来的。我心里的诗篇,也有着仓库里幽暗而潮湿的气息。现在,牧场里的家马变成野马,回到山林,道路上的头人的子孙们,在石头上歇息。听说,由于他们远离了他们引以为傲留恋不舍的辉煌时代,而今有点落魄。不过,依我看,他们骨子里的高贵,无论时光如何流逝,也是无法被冲刷殆尽的。离他们不远的桑多河边,我:一个农奴的孙子,低头喝水。水面上的涟漪,波闪出我的前生:青海古道,我和父亲在高原上赶马换茶,我叫我阿爸阿爸;也波闪出我的后世:塞纳河边,一个身材高挑的金发女子,将丰硕的肉体,慢慢地没入齐腰深的水里。

### 墨鱼

我是谁?从哪里来?到哪里去?活到一定年龄,就开始思考这三个问题。有的人思考了半辈子,还是没有啥结果。有的人思考了一段时间,经历了车祸、火灾和莫名其妙的挨打之后,干脆就不思考了。有的人,譬如我吧,爱写些对人生有所感悟的文字,且对宗教还比较感兴趣,因此,对这三个问题,还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对付着。我是谁?“我是只野兽,有着野蛮的肉体。”“从哪里来?“我想面对大河上弥漫的黑夜,诉说我的陈年往事。”“到哪里去?“我从深林里窜出,钻进幽暗的水里,脚被水草缠住,发被激流带走,呼吸也被窒息,绝望由此开始。”在试图解决这三个问题的过程中,我荒废了许多时日。有天黄昏,当我面对桑多河上弥漫而起的黑夜,突然觉得自己就是一尾墨鱼,往前看,因为各种时代的原因,已无家谱可查。往后看,虽有后代在成长,但也不知道他们会走到哪条路

上去,假若依靠他们,肯定有种依靠门帘的感觉。结果呢?结果就是处在人生的中途,前望望,后看看,我张口结舌,无法说清我的今生今世。

### 在斜阳桥头

斜阳桥头,扎西吉指着远方,让我看桑多一带的落日。因为感冒,我的头脑有点发昏。我看到天空里长满红桦,叶子金黄,但都在慢慢地飘零。一些芍药、当归和枇杷,也在天空深处,静静地开自己的花。我把我的发现告诉了扎西吉。她悲伤地看着我,仿佛我真的像别人说的那样犯了混了。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让她明白:天空里,确实有一片野菊花也开了。一阵风从桥头吹过来,她像支不稳的花布袋子那样倒了下去,闭上了眼睛。我不扶她,静静地看着她,感觉她就像一棵静静腐烂的红桦。有人过来,七手八脚地搬走了她。一人抓住我的袖口,我甩开了他。他们走了,只有我独自站在桥头,傻子一样坚持着,直到那些红桦的金色叶子在天空里一片一片地落尽,那些当归、芍药和枇杷的花朵,也在风中慢慢枯萎。

### 扎西吉,你能带走我吗?

在某个地方待久了,待得没有任何新鲜感了,任何人,都会有渴望离开此地的想法。实现这想法的难度越大,渴望的力度就更强烈。那一年,我的表弟就犯了这毛病。他找到了我,让我想办法。我以诗人的身份劝告他:“你看啊,桑多河畔多么安静,晨曦自东山突现,琉璃瓦的屋顶在光中颤动,波浪般鼓荡不息。这么好的早晨,这么好的时光,这么好的话,还留不住你吗?”我的话被一阵呜呜声给打断了。扭头一看,来了我暗恋的扎西吉,骑着红色的摩托车。表弟跑过去问她:“哪里去?”她甩甩卷曲的长发:“县城。”天哪,早起梳妆的扎西吉,让人心疼

的扎西吉,骑着红色摩托要去县城的扎西吉!表弟激动起来:“你能带走我吗?你能带走我吗?”她不回答,却看着我。“我能跟随她远离这牛皮一样韧性的生活吗?我能跟随她走向那神秘又陌生的远方吗?”显然不能!人人都在逃离,人人都追寻着陌生,但我祖先的尸骨就在这里,我的部落的历史也在这里,我不能离开,虽然我是那个因她而失明的男人,虽然我对她的爱,已在骨头里泡沫般滋生。结果,表弟跟着她走了,从此再也沒回来。不过,她还是回来了,现在,我们的孩子,也到了当年表弟那样的想出走的年龄。

### 当我从高山之巅回到小镇

鸟儿在林子里飞累了,迟早会化为鱼,从山谷里出来,泊在桑多河边。孩子们在房子里呆久了,迟早会穿上华丽的衣服,聚到桑多河畔。海浪节这天,铁皮炉上的茶壶里的水开了,那壶盖像人一样热烈。案板上的刀子,在大堆的牛羊肉跟前,也露出贪婪的光泽。先人的魂灵闻到了酒香,就从供堂里出来,桑烟那样在门口盘旋。扎西吉啊,我要去陪高山之巅的朋友喝酒,三天三夜,你就别找我啦。回来后,当我步上台阶,你可能陷在别人的怀里,喝酒,亲吻,把对方搂得紧紧的。如果那样的话,我们的孩子将会转世成猫,在花园里徘徊,闪烁着红色的眼睛。当他们像你一样被猴子和狐狸引到别处,亲爱的,那时肯定是我们永不相逢的日子。

### 冬至那天的酥油灯

桑多河畔,除了扎西吉,还有我牵挂的别的人。深秋,河边柳树的叶子变得枯黄,但还没落下来。这时,桑多河的流水才收敛了激越的态势,慢慢腾腾地流淌。死了多年的枯树,也伸出干裂肃杀的枝桠,力图缓解西风劲吹时的速度。蚂蚁,则深匿在又聋又哑的地,扎成堆,紧靠在一起,显然也有着人类忧心忡忡的样子。

衰败确实伴随着时间的消失,静静地到来了。然而,村庄里来:“你能带走我吗?你能带走我吗?”她不回答,却看着我。“我能跟随她远离这牛皮一样韧性的生活吗?我能跟随她走向那神秘又陌生的远方吗?”显然不能!人人都在逃离,人人都追寻着陌生,但我祖先的尸骨就在这里,我的部落的历史也在这里,我不能离开,虽然我是那个因她而失明的男人,虽然我对她的爱,已在骨头里泡沫般滋生。结果,表弟跟着她走了,从此再也沒回来。不过,她还是回来了,现在,我们的孩子,也到了当年表弟那样的想出走的年龄。

### 告别辞

父亲问我:“有人说你会离开这里,是不是?是不是?”“噢,就是呀!”于是父亲弹起三弦琴,边弹边唱:“把你牧场上的理想,还给牧场吧。把你的少年时光,还给四季的风雨吧。把你祖先的灵肉,还给天地吧。”我边听边想:“光是这样还不行,还要用雪山下的河水饮好我的马,用高原上的牛粪净过我的手,把先人传下来的哈达,献给我生命中注定会相逢相别的人。”父亲唱完了,用伤感的口吻说:“做完这些事,你才能骑上你的那个破梦,去那你想去的地方,去那你想去的地方,去那你想去的地方。”父亲避开了我的眼神,答非所问地说:“我要去的地方,和你要去的地方,不是同一个地方。”

## 火车永远年轻

◎彭家河

在我四岁的时候,我们全家坐火车从广元到勉县看过我的姑姑,但是从记事起就完全没有火车的印象了。只在父母的闲聊中得知,从那以后我就天天在家推拉小板凳当火车。后来上了中学,在汽车上看到过几次偶然相遇的火车,有绿皮的、红皮的,还有黑皮的,它们从远处弯曲着长长的身子,义无反顾地向前移动,猛然间又扑面而来,再从身边呼啸而过,开向一个未知的地方,这种惊险刺激和神秘让我向往。

有几次从南充到成都,我特意买了火车票。四个多小时的硬座,让我的大腿几乎麻木。车厢里交织着各种方言和味道,把我上车之前的欣喜熏得无影无踪。我一刻也不放松地把目光投向窗外,村庄、集市、河流一格一格从我眼前闪过,仿佛一部没有主角的长长胶片电影。有时晚上外面很冷,车窗也会上雾,我便假装看外面的风景,擦出一小块玻璃,这块玻璃就会照出车厢内的人物,我就看他们在不同的窗外背景上变化。这情形,与川端康成在《雪国》中写的一样。白天这样却不行,我往窗外看累了,又转回看看车内,黑麻麻的人头望不到边,我想象着把车内的人物放上空荡的车窗,这样电影不就又有有人有景了吗?但这样很难,我想着想着,就昏昏欲睡了。等我从梦中惊醒,车已经进入成都火车站了。于是,我艰难地站起来,拖着酸麻的双腿让人流推动着涌向广场。

慢慢地,我对火车的了解也越来越多,慢车、普快、特快。有没有比特快更快的火车呢?取什么名呢?我有时遇到火车也会想想,飞快?更快?更快?就在我没有想出头绪的时候,新的名字终于来了——动车!什么叫动车呢?能动的火车吗?应该不是,我去查询了下,原来动车的每节车厢都有动力,以前的火车应该叫列车,只有车头有动力。我们小时候也玩过开火车的游戏,几个小孩排成一列,后面的双手抓在前面的肩膀上,头埋在前面的后背上,然后车头一声鸣——这列火车就一齐叫着咣当咣当在院子里到处转。有时大家步调不一致,前快后慢或者前慢后快,大家伙都要东拉西扯地摔倒在地,弄得满身都是泥灰,然后大家哄笑着起来拍拍灰又结成一行,仿佛变形金刚,又咣当咣当地开向下一个角落。现在看来,这就是动车的雏形,这个快慢协调的难题,也是现在动车的技术瓶颈。想不到,我们小时候玩的就是高科技!我女儿五岁的时候,为了让她开开眼界,我们专门买了南充到营山的动车票,上车后,感觉进入了星级酒店一样,干净整洁舒适,安静安全快捷,再也没有原来的咣当之音了,当年的难受如今变成了享受。

火车上的乘客也在慢慢改变,当年扛着蛇皮袋、翻窗挤车的场景已经不见了。更多的是拖着带轮的旅行箱,衣着讲究的旅客。我偶尔也赶上几次绿皮的动车,里面虽然人多一些,空气差一些,但与早年的列车也有天壤之别。也许是一路太寂寞,路过交叉路口或者隧道时,动车也要长鸣几声,学着乡下的牛叫。也许,当年火车带走了村里不少的男男女女,现在他们都远在他乡,火车仿佛一个熟识的老友,经过村庄时,不时要向村庄打招呼。也许,有一些早年离乡的男女,再也不会回到曾经生活的这片土地,只有请火车回家帮着喊叫几声或许已经长眠在村庄里的爹娘……

年复一年,我的年纪越来越大,我的步子也会越走越慢,然而火车却越跑越快。因为,火车永远年轻。